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● 鳄鱼丛书



宝物

● 莫伸 著



972605

1247.7
4425

● 鳄鱼丛书

宝物

● 莫伸著

(京) 新登字 145 号

宝 物

莫伸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安外六铺炕)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: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
开 本: 787×960 毫米 1/32
字 数: 242 千字
印 张: 14.5
印 数: 册
版 次: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08-1204-3 / I · 293
定 价: 6.3 元

目 录

永恒的山林	1
晨雾还未消散	16
像片	43
绿叶	64
花自飘零水自流	70
蔚蓝色的天空	114
高原的女儿	134
暴风雨	155
人们，请千万不要	178
不见经传的人物	203
三岔镇风波	227
宝物	340

永恒的山林

响起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贾秋老汉警觉地扭过头，一点儿不错，是那只小狗熊！小狗熊将整个身子掩在那片密密的树丛里，只露出一张毛茸茸的脸。那双又小又黑的眼睛瞪得圆溜溜的，充满着警惕……

贾秋老汉慢慢地伏下身，伏身时不发出一丝儿响动。同时把枪口对准目标。只待小狗熊再走出半步，他就扣动板机。于是那双圆溜溜的眼睛就会闭上。他打了几十年猎，枪法是远近闻名的。曾经有一回，一位高手和他比赛，对方先开枪，百步外一只麻雀应声落地。贾秋老汉不慌不忙，“看清树身上那只蝴蝶了么？”蝴蝶正专注吸吮着什么，翅膀一扇一扇，枪响了，突然停止了扇动。跑近一看，树身上一个洞，树根上飘落着两扇翅膀，子弹从正中间将它们切开……

但这只小狗熊却始终不再迈出半步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、等待着，直到贾秋老汉端枪的手发酸。它屏息静气，连眼珠子都不再转动，似乎与它借以掩身的花岗岩和那棵大樟树融为一体了。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……贾秋老汉干脆放下枪，不再理睬它。这头小狗熊迟早逃不脱，迟早会把整个身子露出来！要知道，沟底下，它的母亲正在痛楚地呻吟呢！

贾秋老汉转过身子，想了想，干脆趑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背后，掏出烟丝，装满烟锅，点上火，美美地吸了一口。这一口烟使他浑身的血液都变得畅通，使他觉出四肢的疲软，于是他干脆伸展四肢，躺在地上。

大约那只受伤的老母熊嚎叫累了，不再发出响动。四周静悄悄的，连一声鸟叫也没有。这种安静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过分。没有风吹，没有水流，一切都像是凝固着的。只有头顶上那几片浮云在飘动，飘动得很缓慢，很轻柔。除此之外，便是蓝天。贾秋老汉没见过海，祖祖辈辈居住在秦岭深山中的人别说见海，连汽车都没见过。他只是听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起过海，说海就像蓝天。可是这反而使他更不解，海像蓝天一样，那为什么没把秦岭山淹了呢？

贾秋老汉已经完全和生他养他的大山融为一体

了。他喜欢坐在朝阳的山坡上，饱尝阳光的抚慰；也喜欢闭上双眼，静静地谛听微风吹拂山林发出的齐奏。每一条溪涧在他眼里都充满了灵性，每一棵草木他都能辨出它们在欢笑还是在哀哭……自从他出生在山里，他就只认得天和山，天是那么辽阔，山是那么厚重。天和山，这两种相互背悖的物质在永恒地、无休无止地相恋相爱着。天是威严的父亲，那么山就是温顺的母亲。天下大雨，雷鸣电闪，似乎发怒了，要摧毁整个山体；但是大山宽容地承受着，将所有的雨雪化为股股清泉，成为滋润它身躯的乳汁。黑夜白天，风霜雨雪，它们一直这样相倚相托。那一年，进山来的几个勘探队员对他说，地球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，大山总有一天会消失。但是贾秋老汉不信。他有一种预感，这种感觉十分坚决：只要时间还在继续，天和山也就会继续存在……

吸完一锅烟，他觉得脊背发凉，于是坐起身。山里就是这样，别管多热的天，只要一钻进大山林，便消失了酷热。那些不动声色的岩石、遮天蔽日的树木、铺满山坡的腐叶、环绕山角的泉流，都有一种神奇的散热力量。它们在这里蕴积了上千年上万年，使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阴寒，使这里空气永远清爽而干净。在这里躺上几分钟，便会觉出一股寒气透过衣服，向你袭来。如

果你妄图顽抗，这股寒气便会很快穿透肌肤，直渗脏腑——贾秋老汉有过经验。年轻时候他自恃身强体壮，躺在山林密布的地上睡了一觉，睁开眼睛，心下明白，四肢却动弹不得。那一回，他是被人抬回去的。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，熬煎了无数草药，才勉强动弹……

嗓子里一阵痒，贾秋老汉拼命忍着，不许自己咳嗽。他有这个毛病，一抽烟就要咳嗽，却仍然舍不得丢下。据说城里人要值夜班，要动脑筋写文章，要思考问题，要与人周旋应酬。于是，烟就成了提精神的药品，成了帮助思索的工具，成了周旋应酬的媒介……可他为什么抽烟？那一年，下乡青年问起这个问题，他回答不出。后来认真想了一回，他是由于寂寞，由于苦闷！

看吧，眼前这些大山，层层迭迭，无边无际，用任何想象也判断不出它们的界限。人是需要同外界接触的，不仅同自然，同渗漏着的水滴、摇曳着的枝叶，更需要同活生生的、有灵性的物体。一只猫，一只狗，甚至嗡嗡翻飞的小蜜蜂……可是这一切都被巨大的整体抹煞了。大山给人的感觉是静止的、庄严的、沉默的、不可触动……这博大与深沉之余，便留下了寂寞和空虚。贾秋老汉常常有这种体会，在他埋头干活儿时，他忘乎一切，但当他突然在一座山头上伫立歇息，望着那浩渺莫测的大山

时，他便会觉得惆怅，觉得苦闷，觉得自己正在凝固，变得呆痴，和那些一动不动的岩石没有区别。而周围没有任何活物能唤起他心底深处的一种灵性，一种本来应当很丰富、很伟大的感情……他心头便紧跟着会泛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全是哲学家们苦苦思索而毫无结果的。世界是什么？天和地谁更大？人是怎么会生存在这个天地之间的？要知道，过去这里是没有人的！那时候这里是一片茫茫洪荒，是混沌初始。听地质勘探队那位戴眼镜的人说，更早一些，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沉积着一层由浅海相的沉积岩和火山喷发物相混合沉积的地层。从那以后，这里便渐渐生长，直至露出水面。以后又再次慢慢下降，再次被海洋淹没。直到距今约十亿年的时候，这里发生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地壳运动，造成了海水退却，地层褶曲，整个地区上升成山，构成了“秦岭地轴”……十亿年是多久？贾秋老汉不知道。可他知道那是很早很早。那就是说，他生存的这里既无源头，也无尽头……于是，那一切深奥的问题便纠缠着他，使他惶惑。人活着，却对周围和自身没有任何了解。这该多苦恼！

……

一阵痛楚的呻吟又响起来了，是那只受伤的母熊。

贾秋老汉慢慢吸足一口烟，又同样慢慢吐出，连头也没有转一下。这种动作完全表明出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、极为成熟的老猎手。这种成熟从他容貌上同样得到明显的表露。他身材很瘦，脸上的皱纹全像刀刻上去的。当他习惯地眯细眼睛时，那双毫无表情、略显混浊的眼球竟能长久地凝然不动，给人一种深沉莫测的雕像般的感觉。由于水土的关系，他手掌上每个关节都很大。很突出。你试着摸一下，会感觉到那竟像一块冰凉坚硬的木板或石块，毫无温热。只有握紧了，握久了，才会渐渐感出那木板或石块中有什么活跃的液体在奔涌。

上午，贾秋老汉打了一只麂子，几只锦鸡。又提着猎枪翻到岭背。这里藤蔓遮天，山势奇特，曾是野猪出没的地方。他手头只剩两发子弹，想碰巧打一头野猪。走到一棵菩提树跟前时，他发现地上有一堆杂乱的脚印。凭着多年经验，他马上判断出一群野猪刚从这里经过。于是循着脚印跟踪。走了几步，野猪脚印消失了。他仔细观察周围每一棵树身。野猪最喜欢倚在树上蹭痒，凡是蹭痒的地方，照例会留下痕迹……果然，他很快在一棵乌柏树身上发现了几根猪毛。当顺着这棵树再朝前延伸目光时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异样的响动。随后被惊呆了。一条巨蟒正从一块岩石后蠕动而来，水桶般的躯体从草丛中碾出一条小路……巨蟒旁若无人地、缓缓

地扭动着身子，进入一条足有两米宽的洞隙不见了。

贾秋老汉一动不动地藏在校后，连气也不敢出。这种巨蟒决不是子弹能对付得了的！聪明的猎手应该勇敢和果断，同时也应该懂得回避和退却……他小心翼翼地退后一米，又退后一米。直到确信巨蟒不可能发现他，这才颓然朝地上一坐，喘息了几口，用巴掌抹去脸上淌下的汗。也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一种粗重的喘息。他的心呼呼乱跳，但随后判断出这不是巨蟒。他静下神儿，细细地品辨，心里有数了……果然，不到三分钟，一头大狗熊笨手笨脚地露头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大狗熊身后还摇摇晃晃地跟着一头小狗熊！

贾秋老汉半跪着一条腿，紧张地注视着。他手里平端着枪，枪里已经上好了子弹。但他绝不能在这样的地势和这样的距离朝狗熊开火。曾经有过一回，村里的猎手三娃朝迎面走来的狗熊开了一枪，子弹打中了狗熊的下腰。急了眼的狗熊嘶叫着扑上来，只一巴掌，三娃肩膀上便露出白生生的骨头。三娃是傻瓜，不管野猪、豹子、狗熊，都忌讳这种打法！

狗熊满地嗅寻，似乎是在寻找可吃的食物，又似乎是发觉了可疑的气息。但是贾秋老汉一动不动，只是藏身在校后。狗熊不如豹子敏捷，也不如

豹子诡诈，只要不声不响，它就什么也觉察不出。

果然，大狗熊在地上寻到了什么东西，招呼小狗熊来吃了。随后从贾秋老汉藏身的树旁擦过。朝山坡左侧挪去。

一俟狗熊离开，贾秋老汉飞身下沟。他虽说已五十出头了，可常年爬山涉水，练就了一副好筋骨。下到沟底，他借着草丛的掩护，又立即朝对面山坡攀去。攀到半山坡，停住，拨开草丛仔细搜索。于是，他很快找见了那两头狗熊。

这是最好的地势：两座山坡相距不到五十公尺，可就是这五十公尺，使他置身于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中了，无论能否打中狗熊，狗熊都无法转过身来反扑！

他端起枪。大狗熊正在招呼小狗熊吃什么。神态那么安详，丝毫没有怀疑到危险在降临。但突然之间，又像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，警觉起来，回过身子来仔细看了看，竖起耳朵听。本来，这是绝好的射击机会，可是狗熊的大半个身子被树身遮挡着。贾秋老汉只好继续等待。当大狗熊又一次趴在树身上啃东西时，上半身暴露无遗。他连瞄也没瞄就扣动了扳机，整个山谷中响起清脆的枪响，惊得一群鸟儿扑啦扑啦乱飞。大狗熊像是吓懵了，傻头傻脑地回头张望，随后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，从半山坡骨碌碌滚到沟底。

贾秋老汉连一下停顿都没有，又立即端枪朝小狗熊瞄准。但是小狗熊已经吓得没命地奔逃。小狗熊跑得很笨拙，肥胖的腰肢贴着山石乱扭动。贾秋老汉胸有成竹地把枪口对准对面坡顶一块大岩石。岩石四周树木稀少，是天然的射击场所。而吓昏了头的小狗熊偏偏正朝这坡顶直奔……眼看就要扣响扳机，小狗熊突然一骨碌摔进浅沟中，这一跤救了它。它顺着深草蹶到一块岩石背面去了。

贾秋老汉有些丧气，收了枪，听见沟底大狗熊正在嚎叫，一声比一声凄惨。凭着声音，他听出大狗熊没有伤着致命处。朝沟底张望，大狗熊正躺在一片草地上。草地上的草被压滚得乱七八糟，地上满是血污。再看看，血是从熊右胸上流出来的。他端起枪，准备结束了它。可是看看头顶，太阳高高挂着，时间还早得很呢！凭经验，他断定呆头呆脑的小狗熊一定会不放心，会疑惧不已，会来探看虚实……

那头大狗熊足有二、三百斤，贾秋老汉去年秋天也打着过一只。切开腹腔，里边的肉有几掌厚。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熊胆。熊胆很大，还略微保持着温热。又剥下熊掌，拿到集镇上卖了。得来的钱给养子买了一套棉衣，一顶带护耳的栽绒棉帽，一把新铅笔……剩下的塞进墙坯缝中。他要攒钱，盖房。养子才六岁。可时间过得快，十几年一转眼就

会过去。他要筹备着为他娶媳妇。山里荒僻，娶个媳妇真不容易，太不容易……

又是一阵树木折裂的响动。贾秋老汉悄悄提起枪，拨开藤蔓朝对面山坡望去。里然，小狗熊又露出脸。还是那圆溜溜的、充满了疑惧的眼睛。但是同样，它又警惕地缩回身子，重新藏在岩石背后。看样子，呆头呆脑的狗熊毕竟是活物，有灵性！

贾秋老汉重新趑回岩石背处，坐下歇息。

眼前仍然是那一层又一层的大山，绵延起伏，峰峦迭嶂，浩瀚渺茫，让人感觉到这就是整个世界。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上生活可不是那么容易！拿猎手们来说，他们靠打猎生活。打得越多，生活就越顺心。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。可是祖辈们传下来许多故事，却都是百发百中的好猎手沦落为乞丐了。据说有一位猎手，见什么打什么，连怀崽的母兔也不放过，连尚未学会走路的仔畜也不放过，结果，山林中的野兽全跑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他什么也打不着，只好跟着往很远很远的深山密林去。那些地方全是人不能达到的境地。结果，他在那个地方迷了路。没有吃的，没有喝的，最终抱着猎枪死了……这个故事不动人，却很古老，一代又一代地朝下流传。它似乎在启迪猎手们什么，但究竟启迪些什么，却没有人能说得清！也许，压根就没人去想，人们全忙着打猎呢！全忙着过日子……于是一

切都被淹没了！

贾秋老汉蠕动了一下喉节。是为什么蠕动，不知道。他眯起眼睛，把目光掉回来。

一棵光秃秃的树长在岩石旁，贾秋老汉辨认了半天，也辨不出这是棵什么树。他突然觉得这棵树唤起了自己心灵中什么东西。可究竟是些什么，他却说不清楚。他对着这棵树看呀看，猛然想起来了，这棵树光杆儿一个，孤零零地生长，这有点儿像自己。自己一辈子打光棍，仅有的儿子还是到山外去抱养的。他不想当光棍，可他没法不当光棍。就像这棵树落在岩石上了，他是落在大山里了……

他轻轻地咕噜了一句。咕噜的毫无内容。山里人有自己跟自己说话的习惯。说的是些什么，这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说。就像用木棍当头打你一下，你会哼出声来。这是本能。

他掏出火镰，刚要击打，想了想，又收回去，从口袋里取出另一样东西。这是一个精致的打火机，是他托人在山外买的。打火机比火镰方便多了，火镰该淘汰掉、扔掉了。可他舍不得。那一年他打了一头狗熊，有个商人出一百块钱买熊胆。另一个人只有五块钱。他问了，五块钱的买者是为了给老娘治眼睛。熊胆明目。于是他连一分钱也没有要，白白赠送。他不是个吝啬人，可现在却舍不得扔掉火镰，真奇怪！生活中有许多许多事情都是奇

怪的!

点着烟，他吸了一口，吸得很深，一直吸到五脏六腑，这才徐徐吐出。吐出的同时朝另一棵光秃秃伫立的小树望去。他不用看第二眼就辨清了，这是一棵小漆树。漆树是一种很奇特的树，它身上分泌出的漆汁有毒。只要沾上一滴，人便浑身浮肿，痒不可挡。“漆姓刘，专咬毬!”那一年勘探队员们不小心触了漆，结果一个个脸肿得睁不开眼，而且一天到晚手伸在裤裆里……

他的养子也姓刘，也曾被漆咬过。他用鸡蛋汁、菲菜汁为他擦抹。养子是他去山外抱来的。那一年冬天，甘肃一批落难人逃荒到山外，沿街乞讨。正是天寒地冻，于是他用三张豹子皮换来了养子。山外人都笑话，说那样一个没人要的干猴娃还值三张豹皮?他白领回去养活就算积了大德!可贾秋老汉不这样想。他坚持要送三张豹皮给孩子的父亲。他没有做过父亲，可正因为这样，他对父亲的涵义思索得比别人更深刻。豹皮算什么?万贯家产算什么?孩子，这是一切生命中最为宝贵的!孩子是生命中的生命!生活是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的!三娃被狗熊抓伤以后，整个下肢瘫痪了。于是当勘探队员进山时，由他做主，晚上硬推着一位勘探队员到三娃媳妇炕上歇宿。不久，三娃媳妇怀孕了。这位勘探队员是又爽朗又英俊的小伙子，他的种子

不会错！三娃有了孩子，高兴得合不拢口，拿最好的食品招待客人。但是这位勘探队员却在事后遭到队长痛斥。贾秋老汉把这位队长也痛骂了一通。他懂个什么？他是没在孤寂的大山林中生活过！他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么？他知道自己祖先是怎么生存下来的？女人跟男人睡觉这是天经地义。没有这个男人，女人就会跟那个男人睡觉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！他只看见自己的队员和山里女人睡了觉，怎么就看不见一个新的、人人翘首以盼的生命出世了？

贾秋老汉坐直身子，当他想到孩子的时候，一种豪迈的，充满信心的感觉升腾上来。这种感觉是过去从未体验过的！他觉得深奥莫测、威严庄重的大山是永恒的。而大山中活跃着许多顽强的东西，也同样属于永恒……这种东西比大山更有力量，不可征服！

……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。这一回响声很大。贾秋老汉抬头看看天，头顶那轮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偏了方向，山坡里已经显出明亮和阴暗的交错。而背阴处开始升腾出一股若有若无的氤氲。再过一阵子，黄昏就会降临，看样子，小狗熊这回是一定要出来了！

贾秋老汉把枪提上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然后小心翼翼返回岩石前，拨开草丛。